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蜃樓志 第十八回 袁侍郎枋封粵海 胡制憲退守循州

黃金白玉訝多資，干沒獨居奇。沉速香濃，葡萄酒醉，錦帳擁嬌姿。一封丹詔從天下，臣罪果奚辭。珠寶條封，花容鎖禁，獨自淚流時。漏下羽書傳，滿目塵煙。腰弓插箭跨花韉，筋鼓聲聲都慘淡，烽火連天。賊勢漫綿延，早著鞭先。貔貅一萬命都捐，無定河邊拋白骨，夢到嬋娟。

卻說吉士被遊騎挾持上馬，如飛前行，大叫「救命」。

那騎兵說道：「先生不須著急，我們奉主公之命招賢納士，特來請你的。只要你不是假秀才，有些真才實學，還是有許多好處。」倏忽之間，已馳去百餘裏。途中吃些乾糧，一日一夜，早至一個山頭：雄關壁立，戈甲如林。那騎兵報了進去，即有頂冠束帶二人出來接進。延他坐下，說道：「請問三位尊姓大名？」吉士驚喘甫定，答道：「小生姓蘇名芳，廣州人氏。這兩個都是小價。不知閣下何故見招？還要請教姓名，尊官現居何職？」那人道：「俺鄧樂長麾下鎮北將軍王大海、褚虎兩個便是。俺主公思賢若渴，遠辟旁求。兵卒們不知，累先生受驚了。」因喚左右備酒壓驚。吉士方知被陸豐的強人拿住，心上害怕起來，只得推諉道：「小生一介庸愚，並不足以當賢士之譽，求將軍放還故土，別選賢良，誠恐保舉非人，累將軍受不是。」王大海道：「那些說嘴的書生倒是一竅不通的，先生這等謙抑，一定是個真才。」即吩咐：「備轎伺候，我親送先生前去。」此時姚霍武已得了甲子城。那潮鎮總兵官鍾毓領了五千人馬前來救援，馮剛抵敵不住，閉門堅守。後來軍門嶺秦述明、曹志仁聞得霍武、馮剛成了基業，全夥歸降。

遯庵將述明妹子紹英選入宮中，與霍武做了夫人，自己領了呂又達、秦述明等前去救應，殺退了鍾毓。卻好摩刺輕舟襲了潮州，自號「大光王」。鍾毓進退兩難，只得權入嘉應州死守。幸得摩刺得了潮州，心滿意足，立了四宮八院，日夕飲酒漁色，將四個徒弟封為護法，八個勇悍頭目封做將軍，並不理論兵事。遯庵殺退鍾毓，便叫秦述明等把守，自己斂甲而回，與霍武商量道：「鍾毓自守不暇，東路可以無虞，但恐督、提兩標兵到，須要加緊預防。」卻好騎兵報說：「王將軍親送賢士到來。」霍武大喜，便令遯庵迎接。

須臾，吉士進署，也雲、杜壘緊緊跟隨。吉士知道是位大王，忙向前叩見。霍武答禮相還，于左邊另設一座，請他坐下，遯庵等右邊相陪。王大海道了姓名，霍武道：「姚某係東萊武士，不識斯文，今蘇先生惠然遠臨，何以教我？」吉士道：「小生乃幼愚下士，並無點點才能，偶至郊外閑行，被麾下拿住。倘蒙不加死罪，伏乞放還省會，沒齒沾恩。」霍武道：「原來蘇先生祖住省城。有位洋商蘇老爺諱萬魁的，可也認得否？」吉士站起說道：「這就是先父，于今春正月身故的。」

霍武忙自外再拜，道：「原來是恩人之子！不料令尊已經作古，姚某報恩何時？」言畢，潸然淚下。吉士亦再拜扶住，說道：「不知將軍因何認得家父？」霍武便將省城蒙恩周濟之事說了。又問道：「江蘇李匠山先生想也認得否了？」吉士道：「這是敝業師，又是太親家，前年回去的。舍妹丈已入詞林，看來不能再到廣省了。」因觸著了匠山來信，亟問道：「將軍尊諱可是霍武嗎？」霍武道：「正是，令尊曾道來？」吉士道：「先父雖未提明，先生卻有信到。」因將匠山來書讀與他聽。霍武歎息道：「我哥哥規勸如此，是我負他，將來何以見哥哥之面！」眾人齊勸道：「主公暫時躲避，倘蒙恩赦，原可報效朝廷，不須多慮。」霍武忙叫備酒款待。又問道：「先生安富尊榮，為何忽有郊外閑遊之興？」吉士便將家中之事告訴他。霍武大怒道：「何物赫關部擅敢如此橫行！我這裏提一旅之師，將他首級抓來，與恩人報仇雪恨！」遯庵道：「主公不必著惱，關部舞弊焚賊，朝廷自有國法。蘇先生諒來不能久居于此，我們且著探卒往省中打聽，好送先生回家。」霍武說：「是。」即吩咐能事探卒飛騎兼行，限四日回話。酒宴散後，送入公館安歇。供應豐美，鋪設華麗，又送四名營女伏侍，兩員武弁把門。從遯庵、馮剛起首，一個個輪流請酒。

過了四日，探卒早已回報，說：「蘇府並無事情，海關現已聽參，不過旨意未下。提督任恪已從海道攻打潮州，勝負未定。總督各處調兵，大約新正必有一番廝殺。」吉士聽了，一面告辭。霍武料留不住，親自率領將佐長亭餞行。姚霍武把盞道：「先生此去，盡管放心。倘有親友之中可以代姚某請命朝廷、赦其死罪者，萬望鼎力吹噓，姚某終身感戴。」吉士連聲答應。霍武又將四隻大箱交代，說道：「些小贖儀，尚祈笑納。」吉士不敢不受。霍武飭令戚光祖、韓普：「護送過了早路，回來就協守嶺頭，明春再候調遣。」吉士拜辭而去，一路直到平山，纔辭了兩人，下船去省。從避難出門，屈指四旬光景，家中因得了阿旺、阿青之信，合宅憂疑。這日忽然到家，真個喜從天降。施延年已經娶親，夫婦同來拜見，各親友亦來問安。晚上打開霍武所贈箱子，都是黃白之物，何止百倍于前。正是：

一飯千金何足數，受恩深處最關情。

赫廣大自從被參，終日悶悶不樂，臘月初旬，阿錢生下兒子，稍覺開懷。忽報：「碼頭到了兩位欽差，各省官員都于天字碼頭接候，請大人快去接旨。」老赫擺道前去。

到了驛亭，兩位欽差已經上岸，南面而立，各官都行九叩頭禮，俯伏聽宣。欽差高捧詔書開讀：奉天諭：國家設立督撫，所以協文武、總方略也；設立監督，所以裕國課、惠商民也。前據粵海關監督赫廣大奏稱，洋匪橫行，以致商賈不通，稅餉缺額。已著該部傳旨，申飭督撫，並諭赫廣大不得藉端推諉。旋據總督胡成、巡撫屈強、監督赫廣大，各以惠州沿海各口有姚霍武等騷擾等事奏聞，是督撫失于撫馭也。胡成蒞任未久，姑從寬，革職留任；屈強著降三級，改補惠、潮兵備道，戴罪立功；所有巡撫關防，交藩司潘進署理，候朕簡放。

又據屈強參奏赫廣大蠹國殃民十款。屈強向來清慎，此奏諒非無據。赫廣大係功勳之後，素無樹立，朕從優錄用，乃肆無忌憚如此，深負朕恩。著即革職解任，交使臣工部侍郎袁修、掌河南道監察御史李垣從公審辦，並將赫廣大署中抄枋，訊取焚賊惡跡。其監督關防，著臬司廉明兼署。旨到之日，各欽遵施行。各官三呼謝恩已畢。欽差吩咐：「將赫廣大拿下，著南韶道木庸看管。」胡總督率同潘布政、廉按察、首府、首縣及在省各官，往關部署中。欽差、總督正坐，司、道旁坐。先將摺內有名家人包進才、馬伯樂、王信、卜良等鎖住，後將老赫的夫人、小姐、姬妾、丫頭們等趕至兩間空房鎖好。南海縣把守後門，番禺縣把守二門，各院各門都委員把住。吩咐廣州府率領花縣、新會縣，帶了番役，細意抄柑。約兩個時辰，一一報數，欽差李大人提筆登記：

漢玉吉祥如意四柄，闌玉吉祥如意六柄，漢玉二尺長觀音一尊，赤玉徑一尺六寸盤一個，翠玉徑二尺盤三個，漢玉拱壁玩器雜掛共一百二十四件，翠玉手玩雜珮共二百五十二件，玉帶八十四圍，明珠手釧二串，寶石手釧廿二串，翠玉花瓶四個，自鳴鐘廿八座，洋表大小一百八十二個，洋玻璃屏廿四架，洋玻璃床十六張，洋玻璃燈一百二十對，各色玻璃燈一百八十對，四寸厚水晶桌一張，四寸厚水晶椅八把，洋玻璃掛屏一百零四件，大紅、大青、元青哆囉呢各八百板，大紅、大青、元青羽毛緞各八百板，大紅、大青、元青、嘍吱各四百板，賀蘭羽毛布各色一千匹，泳金孔雀裘二套，紫貂裘十四件，天馬皮裘廿四件，猢猻裘十二件，海龍裘十八件，元狐裘廿八件，銀鼠裘四十八件，灰鼠裘廿八件，真珠皮裘黑白八十四件，雜皮男女衣服共八百六十四件，男女衣服共五千一百十三件，錦緞、大呢、被褥共一千二百十二床，南緞、杭綢、紗羅共一千八百二十卷，貂鼠皮五十八張，海虎皮三十張，銀、灰鼠皮各八百張，洋毯、氈毯共四百十八鋪，龍眼珠二顆，油珠共五斤十二兩，赤金盤六個，赤金酒壺十二把，赤金大小杯共八十個，玉杯大小四十個，洋玻璃盞大小八十個，赤金狀元及第筆錠、如意及各樣果式賞玩共一千二百件，赤金四萬二千零十二兩，銀盤十二個，銀壺廿四把，銀盃大小八百個，白銀五十二萬二千一百零三兩，珠首飾四百五十件，金首飾六百十二件，銀首飾各二千五百件，紫檀、花梨、香楠桌椅共五百八十二張，大錢二千零四掛，金花邊錢一千八百零三圓，花邊錢四萬二千

零八圓，白玉美人溺壺一個，銀溺壺十八個。

欽差一一將印條封好。清枋稅餉，共虧空一百六十四萬零四百兩零一錢六分五厘。番禺縣辦了公館，請二位欽差安歇。

廣州府出了票子，拘集欽案有名人等細細審問。

所參係是實跡，如何不真？卻都做到包進才四個家人身上去，老赫擬了個「酒色糊塗，不能約束下人，以致商民受累。其所虧稅項，請將家私抵償；尚有不敷，應于本籍柑封湊數」題奏上去，皇上恩德如天，軫念舊臣，即將包進才四人正法，赫廣大著看守祖宗墳墓，改過自新。此是後話不提。

當日，兩欽差審辦停妥。那李禦史便對袁侍郎說道：「晚生有個親戚在此，前日出京之時，家父曾吩咐晚生探望，今公事辦完，晚生意欲前去，未知大人以為好否？」袁侍郎道：「不知老先生有甚令親，是何姓名？」李禦史道：「昨日在這裏候質的貢生蘇芳，就是晚生的妻舅。從前晚生未遇之時，家父在他家教讀，定下親事，卻還沒有過禮。

家父命晚生帶了些聘禮來。覆旨之後，大約來年乞假歸娶的光景。」袁侍郎道：「這是極該去的了。不知可容老夫為媒，吃杯喜酒？」李禦史道：「若得大人光壞，晚生就此代舍親叩謝。晚生今日先去拜過，明日就煩大人攜帶聘禮過去，後日起程。」說畢，出位打恭。袁侍郎忙扶住，笑道：「此禮為尊大人而設，小弟不敢回禮了。老先生快去了，回來同去領藩署、撫軍之盛情。」李垣紅著臉，忙吩咐從人打道，往蘇府而來。

原來李匠山之子垣，以庶常不到三年，散館授了編修；本年保送禦史，先致河南道，又轉了掌道禦史。皇上見其英英露爽，豐骨不凡，特命與袁侍郎辦了粵海關一案的。

當下來到蘇家，早有號房報知吉士。吉士預備了酒席，一切鋪墊，半吉半素。家人投進帖子，吉士接進中堂。李禦史吩咐將一切綵綢、紅墊、桌圍等撤下，然後兩人行禮。

吉士道：「小弟不知欽差大人就是老姐夫，有失迎迓。」

李禦史道：「小弟因聖命在身來遲，恕罪。昨日在公館，又多多得罪大哥。」吉士道：「好說。這是朝廷的法度，蒙老姐夫留情，小弟知感不盡。」便站起身來，請過先生、師母的安。

李禦史也立起身，答了帶健，便請岳母大人拜見。

須臾，毛氏出來，跟擁著許多丫頭、婦女。李禦史拜了四拜，毛氏只受了半禮，緩步進內。李禦史即換了素服，到萬魁靈前展拜一番，然後入席飲酒。席間，李禦史說起：「父親吩咐送聘禮過來，因欽限緊急，明日即著人送來。敦請袁大人為媒，與令岳丈溫太親臺共是兩位。明冬定當乞假歸娶。」吉士一一應允。

卻又有家人報說：「南、番二縣地方官特來伺候。」李禦史忙告辭出去，著實謙遜，再三請兩縣回衙。吉士亦打恭代謝，兩縣方纔稟辭而去。李禦史又到溫家，請了媒人溫仲翁，辭謝說在蘇府拱候，然後回公館中，同至潘大人署中赴宴。

次早，吉士吩咐蘇員辦理一切，自己乘轎至公館中，投了一個稟揭、一個拜帖。兩位欽差請進，留茶敘話。告辭回來，溫仲翁已到。午後，袁大人擺了全副職事，抬著八人大轎，辭了護送的文武官，來至蘇府。這裏一切從吉，鼓樂笙歌接進來。

聘禮不過是珠冠一頂、玉帶全圍、朝衣一襲、金釵十二事、宮緞十二表裏、綵緞百端、宮花八對，還有一樣希罕之物，是別人家沒有的：一個黃緞袱中包著五品宜人之誥命供在當中。慌得吉士忙擺起香案，請母親妹子濃妝了，叫下人回避，同到廳中叩了九個頭，方纔收進。一面款待媒人。戲子參了場，遞了手本，袁侍郎點了半本《滿床笏》。酒過三巡，即起身告別，說道：「學生與令妹丈蒙上官知府邀往越秀山看梅，勞他久候了。」吉士不敢再留，送出，袁侍郎前呼後擁而去。回聘之禮自然豐厚。

到了次日，吉士又備了兩副下程，在碼頭伺候。直到下午，二欽差上船，吉士投帖送進。袁侍郎只受了米、炭、酒、腿四色，李禦史全受了。又請至自己座船，敘了一會閑話。吉士叫家人回避，那跟李禦史的也各走開，吉士將匠山春間的書信及自己劫至陸豐、姚霍武所托的說話告訴一遍。李禦史大驚道：「原來有此異事！小弟謹領在心，回京與家君面商。」此時送欽差的文武官員層層擁擠，吉士連忙告退，欽差點鼓開船。

吉士回家，過了一夜，又過南、番兩縣謝步，又至廣府遞了稟揭，謝他從前處治海關差役之情。那上官知府忽然傳見，賜坐待茶，說道：「前日你不在家，我替你處治那些虎役還枷在那邊。既是赫公去了，你叫家人前來遞張呈子，從寬放了他罷。」吉士忙打恭應諾出來。這是上官知府教他做人情，庶後來不致仇恨的意思。天下那裏有這等細密周匝的好官。吉士果然叫人進呈釋放，兩個差人還來致謝了一番。

正值歲暮，各莊頭都來納租算賬，蘇邦不得空閑。吉士吩咐阿旺帶了書子，齎了厚禮，至清遠卞家致謝。書上敘明自己回來的話，再訂婚約，並囑如玉來春進城讀書。

阿旺去了。又吩咐蘇興料理分送各衙門、各家年禮：「今年須添上廣府一份，南海主簿苗爺一份，時家一份。」蘇興答應了。吉士進內，小霞將小子應娶、丫頭應嫁配合的單子呈看。

吉士只將巫雲名字除了，說：「且不要慌。」小霞道：「他原不肯出去呢。這回我就明白了。」吉士笑了一笑，將德生引逗了一回。丫頭來說：「蘇元的歸宗兒子蘇復，今春進京弄了一個什麼官了，如今領了憑到家，明春上任。他媽領著，要進來與太太、大爺及奶奶們磕頭。」吉士便叫：「傳進來，待我瞧瞧。」

果然，蘇元家領著三十多歲一個人進來，吉士站起。那蘇復不敢上前，就在檐底下磕了三個頭。吉士道：「你捐了什麼官，選在何處，幾時起身？」蘇復回道：「門下蒙主人恩典，由關隴地震續例捐納正九品，御選了江蘇常州荊溪縣管糧主簿，于明年三月起身。」他媽說道：「趁施奶奶、烏奶奶在此，還不快磕了頭！我同你見太太、大奶奶去。」蘇復不敢正視，又朝上磕頭。慌得小霞、小喬都福了兩福，對蘇元家的說道：「老嫗，恭喜。」蘇元家的說道：「都靠著大爺、奶奶們的福。」

說畢，領著他到那邊去了。

語休煩絮，不覺的臘盡春寒回。胡總制打聽得任提督在潮未獲全勝，自己調齊各路人馬，共是一萬五千，帶了本標中軍巴布、總兵官常勇、樊瑞林、參將高寶光、和瑯，並二十餘員偏將。那碣石新任副將錢烈，從海上回省，因失了自己的汛地，請為前部先鋒。由省中祭旗起身，各文武官叩送。

不日，到了鵝埠紮住。嶺上守將王大海等已得消息，一面飛騎請救，一面留戚光祖守關，三人點了一千五百人馬，下關迎敵。褚虎拍馬當先，這錢烈持槍接住，戰有三十餘合，不分勝負。王大海便來助陣。這巴布要在本官面前逞能，忙搖大斧出戰，罵道：「什麼草寇，這等放肆！總督大人在此，還不下馬受縛！」王大海也不回言，一槍刺過，巴布輕輕的隔過一邊，舉斧便砍。原來巴布英勇無敵，王大海那裏是他對手？八九合之中，早已招架不住。韓普舉刀上前，高寶光又已接住。胡總督揮兵大進，樊瑞林等一湧前來，褚虎等抵擋不住，敗陣逃回。胡總督吩咐攻關，那關上火炮、礮石一齊打下，只得退下安營，飲酒慶賀。

王大海敗了一陣，回關商議道：「我們眾寡不敵，救兵又不見來，須要日夜小心把守。」三人道：「正是。前日去討救兵，今日也該來了。快再著飛騎前去催促，此關一失，大事全休了。」四人輪流巡守。次日不敢下山，由他軒駕。

至明日午後，探卒報道：「主公親同軍師督兵到來，先鋒呂將軍、秦將軍已到嶺頭了。」原來，白遯庵曉得總督親來，必有能征慣戰之將，因調何武去甲子城，喚秦述明來軍前聽用，所以遲了兩天。王大海等聞此番主公親來督戰，踴躍歡呼，士氣百倍，一路迎接霍武等進關。拜見過了，訴說前日交兵，折了四百餘人馬。霍武道：「勝負兵家常事，兄弟們不必介懷。

明日下關再戰一陣，看他如何用兵，再請軍師出計。」次日，霍武吩咐開關，八千兵馬衝下關來，擺齊隊伍，兩陣對圓。胡總督望見豐樂長旗號，便吩咐道：「這賊親自到來，省我們費力，眾將須要努力擒拿。」語猶未畢，常勇、和瑯兩員將官飛馬而出，直取中軍，這裏呂又達、楊大鶴接住廝殺；馮剛提戟助戰，樊瑞林挺槍接住。六人捉對廝鬥，甚是好看。胡總督對巴布說道：「今

日中軍何故不肯上前？」巴布道：「擒賊不擒王，有何用處？大人不必心慌。」那白遯庵看見來將勇猛，陣法整齊，急暗遣褚虎，王大海、戚光祖三將，領著本關兵馬轉至胡總督陣後殺進。霍武看六人廝殺，正在看得高興，不料錢烈聽了總督鈞語，要見頭功，斜刺裏一條槍雪白般的颯地飛至。

霍武會者不忙，將刀掠過，喝道：「潑賊，敢來送死麼！」

便劈頭一刀，如泰山壓頂的下來。錢烈那裏招架得住？四五合之中，霍武賣個破綻，讓他一槍刺入，順手攔腰一刀，揮為兩段。胡總督吃了一驚。那巴布舉斧躍出，霍武正要斬他，秦述明早舉棒接住。霍武殺得性起，便舉大刀，望胡總督中軍砍來，高寶光急持槍招架，刀到處，槍桿折為兩截，斬下高寶光一隻腿來並一匹戰馬。胡總督大驚，回馬便走，幸得十數員偏將湧上。霍武奮起神威，背砍尖挑，紛紛落馬。那王大海等已從後邊殺至。巴布等恐怕中軍有失，各拖兵器敗走，這裏拼力追來，直至十數裏纔住。胡總督收拾敗兵，失了兩員將官、十數員偏將、四千餘兵，心中納悶，說道：「這賊這等梟勇，怎能一時殄滅？」巴布稟道：「大人不必心焦，明日小將用詐敗之計擒他便了。今日這員賊將，已是要敗下去了，因誤中他前後夾攻之計，恐怕大人有失，小將只得退回的。」胡總督道：「全仗中軍英武，成功之後，自當專摺奏聞。」巴布謝了。

各將就營安歇，巴布只在中軍侍寢。

到了三更天氣，誰料白遯庵已分八枝人馬四面殺進，把火球、火箭等物兩點般射來。各營于夢中驚醒，那火已綿延著起，人不及披甲，馬不及放鞍，四散逃命。巴布保著胡成，奮勇殺出火叢。當頭遇著呂又達，十數合之中，又達招架不住，馮剛拍馬來幫。巴布怎敢戀戰，保著胡成，左遮右攔，且戰且走，又遇秦述明，殺了一陣，纔上大路。

那燒殘人馬漸漸攏來，柑點處，又不見了和瑯一員正將，馬步軍兵剩不上三千，只得退往惠州保守，再調兵馬復仇。

這裏霍武等大獲全勝，活捉了和瑯回關。打聽得胡成已回惠州，便叫秦述明協同王大海等守關，自領眾人回陸豐而去，和瑯發往軟禁。

且看下回。